

# 利科的叙事理论对圣经研究的启发

## Biblical Studies in Light of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Theory

张诏阳

ZHANG Zhaoyang

### 作者简介

张诏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Zhaoyang,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Email: zhangzhaoyang86@126.com

## Abstract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wards, historical criticism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in biblical studies. Scholars affected by this trend of thought no longer regarded events in the Bible as literal historic events, but looked for corroboratory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biblical stories outside of the Bible. Conservative scholars regarded supernatural events in the Bible as history, while liberal scholars regarded them as a form of the imaginary, which led to a split in biblical studies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adherents. Hans Frei tri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istic methodology and focused on the narrative itself, but he did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ical text and its historical referents. In his three-volume work *Time and Narrative*, Paul Ricoeur suggested tha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iblical studies could be mitigated by interweaving history and fiction. Although Ricoeur put forward these ideas as a means of discuss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me and narrative, he did not apply the idea to bibl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draws on Ricoeur's idea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rrativ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in biblical narratives.

**Keywords:** Paul Ricoeur, biblical narrative, history, fiction, historical criticism

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其学术研究涉及诠释学、叙事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他在普遍诠释学和《圣经》诠释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对《圣经》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在他的叙事理论中也有《圣经》诠释学可以借鉴的成果。本文将试图论述他有关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交织的观点对于当代《圣经》研究的启迪。



从十八世纪起，历史鉴别法 (historical criticism) 逐渐被《圣经》学者所重视，在《圣经》诠释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它主张以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圣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圣经》的认知方式。汉斯·弗雷 (Hans W. Frei) 总结到，在历史鉴别法繁荣以前，西方基督徒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圣经》的。<sup>①</sup> 然而，从十八世纪开始，这

---

<sup>①</sup> 弗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经就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圣经》，将《圣经》字面上记载的事件理所当然地视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所谓的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圣经》主要是与历史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通过外部考证来验证《圣经》记述的真伪这种倾向相区别的，与寓意解经并不对立。他指出，在十八世纪之前，虽然从属灵 (spiritual) 意义或寓意 (allegorical) 进行解经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都不能违反经文的字面意义。“比喻诠释” (figuration) 和“预表诠释” (typology) 不但与《圣经》的字面意义相冲突，甚至还是字面意义的一种延伸。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圣经诠释的特征之一是将《圣经》中的各个故事看作是一个层层累积的 (cumulative) 故事，因此每一个故事都必须与大的叙事协调一致，而将各个故事整合进一个大的叙事之中的手段恰恰就是对较早的《圣经》故事进行比喻或预表诠释，用来表达《旧约圣经》中的故事如何在《新约圣经》中得到完成，从而在总的《圣经》叙事的层面上维持对字面意义的忠实 (literalism)。弗雷还指出，随着现实主义《圣经》诠释的衰落，比喻诠释和预表诠释与《圣经》的字面意义对立起来。其原因在于，在历史实证主义的视角下，《圣经》叙事所描绘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被区分开来，《圣经》的字面意义与史实也被区分开来，仅仅被视为一种基于语法和词汇的命题式陈述，这种陈述只有一个意义，不能兼容比喻诠释。此外，历史实证主义不把《圣经》视为一个整体，而是着眼于《圣经》中的一个特定的文本，因此比喻诠释和预表诠释维持《圣经》的整体性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参考 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一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受到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逐渐开始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去探寻《圣经》文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弗雷指出：“历史鉴别方法意味着《圣经》中公认的（putative）关于事实的声称服从于检验它们真实性的独立调查，《圣经》自身的权威性不能确保这一真实性。”<sup>①</sup>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方法使《圣经》失去了其神圣性与权威性，成为一部和其它世俗作品同等的典籍，从而成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历史鉴别法主要包括了来源鉴别、形式鉴别、编修鉴别等具体方法。在新约研究方面，“探寻历史上的耶稣”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历史鉴别法的典型分支。参与到这一运动中的学者们不相信福音书中记载的神迹奇事，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重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耶稣。早在历史鉴别法繁荣之前，就有神学家注意到四部福音书中对于耶稣生平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例如，奥利金（Origen）在注释《约翰福音》时谈及了这个问题，他谈道：“这些叙述的真实性存在于属灵的意义中，因为如果这些矛盾不被解决，许多人就会不考虑福音书中的可靠性，认为它们不是真的，或不是由圣灵（divine spirit）所写的，或没有被成功地记录。”<sup>②</sup>可见，奥利金非常重视福音书中的一些经文在字面意义上自相矛盾这个现象，他从维护《圣经》权威性的立场出发，用经文的属灵意义来解释消除表面上的矛盾。这种解释方法在启蒙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之后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去除福音书中所有超自然的元素，对耶稣的生平做出符合自然规律的解释。如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提出将“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区别开来，对耶稣生平研究、乃至新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进入后启蒙和后现代时代后，历史鉴别法

---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6. 更多有关历史鉴别法的信息参考: R. Kendall Soulen, 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4th ed. edition, 2011).

<sup>①</sup> Ibid., 18.

<sup>②</sup>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 Ronald E. Hein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256.

的弱点也不断被质疑，比如弗雷认为是历史鉴别法导致了圣经叙事的消逝，他指出：“历史评论家对一个叙事做了不同于叙事诠释的事情，因为他寻求叙事所指称的东西或在它自身外部解释它的重构历史环境的东西。当他这么做时，他并没有错，但不幸的是，他同样没能恰当地看到他所做的和一个叙事诠释可能的样子和可能的产出之间的逻辑差异。”<sup>①</sup> 换言之，因为历史鉴别法注重运用叙事自身之外的资料来分析叙事的形成、流传、真伪等因素，容易忽视叙事自身。在这一方法的影响下，学者们已经无法像十八世纪之前的人们那样将《圣经》中记载的事件直接视为真实的历史事件，无论是自由派学者还是保守派学者都试图在《圣经》之外寻求《圣经》故事的历史证据。保守派认为《圣经》中记载的一切超自然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些只是虚构的。两者都把《圣经》研究中的历史与虚构完全割裂开来了。

然而，弗雷的进路虽然避免了在《圣经》之外探寻《圣经》的意义，却又没有充分考虑到《圣经》文本的意义与其历史指称的关系。利科看到了这一缺陷，并指出：“叙事神学的支持者试图仅仅通过在与事实的真理不相干的故事中列举《圣经》叙事来抛弃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明显的仅仅是描述性的立场是回避问题的一种方式。”<sup>②</sup> 那么，有没有办法弥补叙事神学的这一不足呢？本文认为，若把利科关于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相互交织的观点运用到《圣经》研究中，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并进而解决现当代《圣经》研究中将历史与虚构对立起来的状况。

## 二

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相互交织这一结论是利科在其三卷本的《时

---

<sup>①</sup> 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135.

<sup>②</sup> Paul Ricoeur, “Toward a Narrative Theology: Its Necessity, Its Resources, Its Difficulties,” in *Figuring the Sacred: 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trans. David Pellauer, ed. Mark I. Wallac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244.

间与叙事》( *Time and Narrative* ) 中提出的。《时间与叙事》是一部构思精巧的鸿篇巨制，试图从诗学的角度来回应哲学界所关注的时间疑难。英国学者大卫·伍德 ( David Wood )<sup>①</sup> 对于这部著作如此概括到：“利科的《时间与叙事》是曾有过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处理并解决时间的悖论本性的尝试之一，它给予我们一种对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许多重要的途中小站的原初的、有启发性的阅读，它还着手测试一个假设——即叙事资源补救了针对时间的任何纯现象学方法中的一个致命缺陷。”<sup>②</sup>

在《时间与叙事》中，利科首先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入手，引出了时间性疑难的主题：时间是否存在？<sup>③</sup> 怀疑论者认为，过去已经逝去，现在不曾停留，将来尚未来到，因此时间并不存在。奥古斯丁试图通过把时间主观化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时间不应被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应被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这三种时间存在与人的心灵之中，分别对应记忆、注意和预期这三种心理状态。对于这一解决方法，利科认为，只要时间度量的难题没有被解决，这一方法就显得很脆弱，而时间的度量恰恰是第二个疑难。利科认为奥古斯丁用心灵的集中 ( *intentio* ) 与变形 ( *distentio* ) 来度量时间的解决方法没有帮助却制造了新的疑难<sup>④</sup>，时间度量疑难需要用诗学的方法来解决。

---

<sup>①</sup> 大卫·伍德 ( David Wood ) 曾任教于沃里克大学 ( University of Warwick )，现任教于范德堡大学 ( Vanderbilt University )，著有《时间的解构》(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 ) 等书。

<sup>②</sup> David Wood, "Introduction: Interpreting Narrative," in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 David 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

<sup>③</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5-30.

<sup>④</sup> 利科指出了四点新产生的疑难：第一，我们如何在不考虑运动物体的轨道的情况下度量预期和记忆？第二，既然印象在心灵中伸展，那么我们有什么独立的获取方法？第三，除了预期、注意和记忆穿越的空间的隐喻，是否有其它方法表达心境 ( *affectio* ) 与集中 ( *intentio* ) 之间的关联？第四，灵魂在占用 ( *engages* ) 自身时使自身扩张，这构成了最顽固的疑难。

第三个疑难与最时间与永恒的对照相关。奥古斯丁提及了时间与永恒的对立，突出了永恒对于时间的优越性，因为永恒是永无止境的现在，同时处于所有过去之前、将来之后。利科认为，将时间与永恒相对照使得心灵的集中与变形的主题获得了一种强化，这种强化“从时间经验中提取了一种内在等级化的资源”<sup>①</sup>，深化了时间。根据这一结论，他进而指出，与线性时间表达的斗争并不一定把叙事变成逻辑，反而有可能深化叙事的时间性，这一观点对于他的叙事理论的建构非常重要。

为了回应时间性疑难，利科引入了叙事资源，试图从诗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在《时间与叙事》的前言中，他声称该书与《活的隐喻》（*The Rule of Metaphor*）是一对作品，因为叙事和隐喻都属于语义创新的现象。两者的不同之处是，隐喻的创新在于通过归属（*attribution*）赋予原本不相关的事物以新的语义相关性，而叙事的创新在于“通过情节将目的、原因和机遇聚合在关于一个完整的行动的时间统一体中”<sup>②</sup>。他还强调，他的叙事理论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在叙事功能的结构身份以及每个叙事作品的真理声称中，终极关键的东西是人类经验的时间特征”<sup>③</sup>。可见，利科煞费苦心地试着将时间与叙事这两个主题关联起来。

利科选取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回应时间性疑难的理论出发点，并对其理论进行了发展，通过“三重模仿论”将时间性与叙事性联系起来。<sup>④</sup>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模仿（*mimēsis*）是对行动的创造性仿效，而非一种简单的复制，这种创造性仿效是通过对事件的组织，即情节化（*muthos*）实现的。利科并没有拘泥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创新。这种创新首先表现在他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于体裁的限制，将模仿和情节化这两个概念的应用范围从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30.

<sup>②</sup> Ibid, ix.

<sup>③</sup> Ibid, 3.

<sup>④</sup> Ibid, 31-87.



悲剧、喜剧和史诗这三种体裁扩展到包括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在内的所有叙事体裁之中。<sup>①</sup> 其次，为了论证时间性与叙事性的关联，他把模仿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重模仿是“对行动世界的前理解”<sup>②</sup>，是“一种经验的前叙事特性”<sup>③</sup>；第二重模仿是情节构造活动；第三重模仿是叙事对现实的重塑。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叙事对行动世界的预塑（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和重塑（refiguration）。

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利科是在试图借助叙事资源来解决时间性疑难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将叙事分为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两大类，并提出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相互交织的观点。并且，在他看来，只有阐明了这两种叙事是相互交织的，才能真正把时间和叙事联系在一起。

对于利科而言，要想论述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共同点，必须先批判分别存在于史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中的贬低叙事的倾向。<sup>④</sup> 在史学界中，当代法国历史编纂学派（contemporary French historiography）和新实证主义认识论都试图把叙事逐出历史领域。利科指出，这两个派别反对叙事的原因并不相同。他写道：“对于法国历史编纂学派而言，叙事的消逝主要是因为一种历史客体的位移，这种位移使历史客体不再是行动的个人，而是全部社会事实。对于实证主义而言，叙事的消逝则

---

<sup>①</sup> 利科以是否指称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为标准，将所有叙事分为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两大类。

<sup>②</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54.

<sup>③</sup> Ibid, 74.

<sup>④</sup> See: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91-230;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利科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极为复杂，本文在此只是对此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本文在写作这一部分时，重点参考了刘惠明在《作为中介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考刘惠明：《作为中介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14-118页。[LIU Huiming, *Zuo wei zhong jie de xu shi: Baoluo Like xu shi li lun yan jiu* (Guangzhou: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114-118.]



是因为历史解释与我们的叙事理解之间的认识论断裂。”<sup>①</sup> 在文学理论界中，结构主义试图把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叙事要素贬低为表层语法，从而用一种去历时化的模式来检验各种文学作品。利科声称，无论是史学界的反叙事论者还是文学理论界的反叙事论者，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即把叙事仅仅视为一种对多个事件的顺时编排，没有看到叙事时间的复杂性。他指出，情节构造活动中存在着两种时间维度，一是编年的（chronological）时间维度，二是塑形的（configurational）时间维度。一方面，编年的时间维度与相继发生的事件的时间顺序相符，表明了故事是由一个个事件所组成的，并且使得故事可以得到延伸和扩展。另一方面，塑形的时间维度将先后发生的一个个事件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完整故事，并为无限的事件序列添加了一个关于结局的观念。可见，叙事不仅具有顺时化的序列（episodic）维度，还具有非顺时化的塑形维度。因此我们不能将叙事简化为一种抽象的接续，并将其从历史和文学领域中驱逐出去。

在批判了史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中的贬低叙事的倾向之后，利科试图去建立一个包含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在内的新叙事学。正如他所说：“历史编纂学和文学批评两者被召集在一起，并一起被邀请去建立一个宏伟的叙事学，在这个叙事学中，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将被赋予一种平等的权利。”<sup>②</sup> 他列举了三个理由来证明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在预塑和塑形层面上的一致性。首先，从预塑的层面上说，我们关于世界中的事件的知识很多都是来自于口耳相传，这两种叙事模式均是对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叙事话语的模仿。其次，从塑形的层面上说，这两种叙事模式中都有情节构造活动。最后，这两种叙事模式在塑形活动中都完成了一种时间性的异质综合（a temporal 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即通过情节将目的、原因等异质性要素整合在一起。根据这三个理由，

---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96.

<sup>②</sup> *Ibid.*, 156.

我们可以得出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在预塑和塑形层面上存在着一种对称关系的结论。然而，在重塑层面上，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指称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后者指称虚构的事件，似乎根本无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尽管如此，利科还是从这两种叙事模式对时间的重塑这一角度，论证了它们的交织。

利科没有否认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与小说不同，历史叙事是对过去的重构。尽管在历史叙事的写作中，历史学家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去选择材料，甚至将某种意识形态灌输到作品之中，但历史叙事始终无法摆脱对文献的依赖。因此，历史学家记述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what once was），这就是历史叙事中“真实”的意思。可以说，是否依赖于文献这条标准也构成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的分水岭。

然而，利科指出，历史叙事具有准虚构性的特征，虚构叙事又具有准历史性的特征。首先，历史的虚构化是关于创造性想象在历史写作中的运用的问题。利科强调，他决不否认“真实”的过去与“虚构”的世界之间的鸿沟，但是在历史叙事中，想象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叙事在述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时就借助了想象力的作用，它在重塑时间时就体现出创造性想象力的作用，历史的时间以巧妙的方式将宇宙学时间和生活时间结合起来。第一，历史叙事中日历的时间通过想象力结合了宇宙学时间和生活时间。利科指出，在日历的雏形——日晷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其结合这两种时间的功能，即：“一方面，日晷属于人类的领域。它是一个试图管理其制造者的生活的人工制品。另一方面，它也属于天文学的领域：阴影的运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sup>①</sup>当人们学会从日晷上的阴影读出时间，认识到阴影的运动不以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为转移，并试图根据阴影指示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人类领域与天文学领域就发生了联系。日晷只能显示时刻与季节，日历则可以显示不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82.

同的年份，并进一步将天文学领域与人类社会领域结合起来。第二，先辈、当代人、后来人的“代际延续”（the 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这一观念也包含想象力的因素。利科指出，先辈、当代人、后来人这一代际延续的观念是通过想象力将生物学意义上的代际延续与理性意义上对当代人、先辈、后来人的构想相结合而产生的。例如，他认为，我们与当代人的交流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经由他们的社会角色这个中介。也就是说，当代人的世界并不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个人在这里被降低为一种类型（type）。利科在这里写道：“想象力完全取代了共同参与的经验。推理取代了直接性。”<sup>①</sup> 第三，利科声称，历史知识通过痕迹（trace）间接指称过去，而痕迹作为一种“符号—效果”（sign-effect）具有某种混合结构，这种结构体现了想象力的中介作用。他指出：“这一混合结构简要地表达了一种复杂的综合活动，包括应用于作为遗留下来的记号的痕迹的因果推理，以及与作为表示（stand for）某种过去事物的当前事物的痕迹的指示特征相联系的诠释活动。”<sup>②</sup> 具体而言，这种综合活动包括了保存、选择、阅读档案和文献等步骤，这些步骤将痕迹中介化、系统化。他声称：“将痕迹中介化和系统化的活动的想象的特征在伴随着对残骸、化石、废墟、文物或纪念碑的诠释的理性工作中是明显的。只有当我们为自己提供一个关于生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语境的图像，它们才被赋予作为一个痕迹、一个‘符号—效果’的价值。”<sup>③</sup> 不仅如此，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还模仿了文学传统中的情节化手法，这更体现了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交织。

其次，虚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模仿了历史叙事。第一，虚构叙事在语法上模仿了历史叙事。虚构叙事在叙述事情时使用的是过去时态，例如童话通常以“从前”（once upon a time）开头，将读者引入故事之

---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13.

<sup>②</sup> Ibid., 183.

<sup>③</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184.

中。利科认为，虚构叙事中所使用的过去时态具备指示时间的功能，指向一种“准过去”（quasi-past）。因此，虚构叙事是准历史的，他指出：“虚构叙事叙述的虚构事件对于向读者说话的叙事声音来说是过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构叙事是准历史的。”<sup>①</sup> 第二，虚构叙事中蕴含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具有准历史的性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历史是讲述真实的过去，而诗歌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利科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区分并非是要将过去的事与现在或将来的事分开，而是将已发生的特殊事件与在普遍性意义上可能发生的事件分开。这一普遍意义上的可能性与准历史性密切相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必须使用历史人物的名字，因为若要我们相信悲剧中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必须要与曾经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关系。利科强调，文学的这一模仿功能绝不能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或社会功能相混淆，恰恰相反，对行动的真正模仿只有在最不关注当代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在此，他提出了虚构叙事的准历史性与历史叙事的准虚构性的重叠，即：“如果与历史密切相关的虚构叙事的功能之一是回顾性地解放在历史的过去中没有被实现的特定的可能性这一点是正确的话，这是由于虚构叙事自身具有在事实之后执行其解放功能这一准历史的特征。以这种方法，虚构叙事的准过去性成为了埋葬在真实过去之中的可能性的探测器。过去可能发生的事（What "might have been"）——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关于可能性的术语——既包括了‘真实的’过去的潜在性，又包括了纯粹虚构的‘非真实’的可能性。”<sup>②</sup> 从虚构叙事的准历史性与历史叙事的准虚构性的重叠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利科看来，叙事对现实的重塑涉及到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交叉，因此其不仅与文本的创作相关，还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接受相关。也就是说，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不仅仅在认识论的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190.

<sup>②</sup> Ibid, 191-192.

层面上相互交织，同时也在生存论的层面上共同参与了对读者的世界的塑造。

### 三

利科本人并没有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相互交织的这一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对《圣经》文本的诠释之中。美国神学家范胡泽（Kevin J. Vanhoozer）在谈到利科的叙事理论对《圣经》研究的影响时，指出利科在探求人类生存的意义语境中更倾向于虚构叙事：“利科认为虚构叙事更适合于接近永恒的经验，因为时间只有在虚构中才能走向其‘极限’。”<sup>①</sup> 本文认为范胡泽的观点并不准确。虽然利科不曾运用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相互交织的这一理论成果来分析某一段《圣经》经文，但是，从他对“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这一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圣经》叙事视为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混合体。利科在讨论身份问题时指出，身份具有同一性（being the same）和自身性（oneself as self-same）两种意义，如果我们把身份视为一种同一性，我们就会在自己改变了很多的时候，怀疑自己失去了身份特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提出了“叙事身份”的概念。他认为，在叙事中不仅存在行动的情节化，也存在角色的情节化，一个情节化了的角色就是寻求其身份的人。叙事中人物命运的变化甚至翻转，威胁了叙事的协调性，然而情节却赋予这种变化以意义。因此，叙事回避了身份的同一性问题，构建了主体的自身性，从而避免了陷入失去身份的焦虑。值得指出的是，他声称，“叙事身份”的概念证明了叙事的多方面作用的统一性，是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相互交织所产生的衍生物（offshoot）。并且，在把“叙事身份”的概念应用于共同体时，他谈及了以色列民族的正典对于塑造以色列民族叙事身份的作用，写道：“在其它著作之外，

---

<sup>①</sup> Kevin J. Vanhoozer, *Biblical Narra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2.

从族长的叙事，出埃及，定居迦南，到大卫国，再到被掳和归回，这些后来被当作正典的叙事定界表达了，甚至反映了这一民族自己赋予自己的特征。”<sup>①</sup>由此可见，在利科看来，《希伯来圣经》中的叙事是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混合体。本文认为，按照利科的思想逻辑，他也一定将《新约》中的叙事视为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混合体。

的确，《圣经》中的叙事一方面具有“真理性声称”（truth-claim），因而具有历史叙事的特征，另一方面意在表达一个世界，不同于一般为了记述历史的历史叙事，因而又具有虚构叙事的特征。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圣经》叙事学的不足是未能考虑到《圣经》文本的意义与其历史指称的关系，若是采纳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相互交织的这一理论成果，就能同时考虑到圣经叙事、尤其是福音书叙事所具备的历史性与虚构性这两重维度。马多克斯（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保罗·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作为一种历史指称的模型》（“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中甚至在利科这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体裁——“福音书体裁”（the Gospel genre）。他主张：“福音故事呈现为一种历史体裁与虚构体裁的复杂混合。但福音书既不是历史体裁，也不是虚构体裁。它是它自己的体裁，福音书体裁。福音书体裁是一种比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介绍的任何一种体裁都更紧密的历史力量与虚构力量的交织。历史与虚构作为不同的体裁做到的，福音书体裁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体裁做到，福音书体裁在一个读者可以居住的塑形世界的语境中将历史与虚构交织在一起。”<sup>②</sup>的确，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将福音书单纯视为历史叙事或虚构叙事都是片面的，只有同时看到福音书的历史维度和虚构维度，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解读。而

<sup>①</sup>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247-248.

<sup>②</sup>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Th. M.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1.



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讲，只有认识到福音书中历史维度与虚构维度这两者在重塑现实，扩展读者视域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阐发其对于读者的意义。

并且，我们还可以将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对《圣经》文本的诠释中。马多克斯的《保罗·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作为一种历史指称的模型》一文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sup>①</sup>。他以《路加福音》为例，分析了该卷书的历史维度与虚构维度，使人们对该卷书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他指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路加福音》的引言就向读者承诺了该卷书中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此外，路加作为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叙述<sup>②</sup>一方面依赖于事件的目击者，另一方面又使自己与所发生的事件以及目击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更加突显了该卷书的历史维度。不仅如此，路加在该卷书的开头用较短的篇幅叙述了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有选择地记述了他认为重要的事件，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学者的一面。马多克斯接着指出，从虚构的维度来看，路加写作该卷书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因此按照一定思路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情节编排。如果我们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仔细分析《路加福音》，并与其它福音书做一些对比，就会发现其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人们会问《路加福音》中的耶利哥与《马可福音》中的耶利哥的位置是不是有所不同。在马多克斯看来，即使路加的叙述在实证的层面上是不准确的，他并没有忘记他的首要目标，即传播福音。本文认为，马多克斯运用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相互交织的这一理论对《圣经》文本进行诠释的做法很有价值，《圣经》研究学界可以更多地运用这一理论来对《圣经》进行诠释。

---

<sup>①</sup>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72-77.

<sup>②</sup> 马多克斯意识到，当我们通过一个文本谈论其作者时，我们所谈论的实际上是存在于该文本内的隐含作者。但为了表述方便，他仍使用“路加说……”这样的表达方式。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鉴别法的巨大影响，《圣经》研究已经不可能回到前批判的时代。而面对现当代《圣经》研究中历史与虚构截然对立的状况，利科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交织在一起的理论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利科的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吧《圣经》叙事看作是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混合体，这种看待《圣经》叙事的新方式既避免了在《圣经》之外寻找《圣经》的意义，又为一般的《圣经》叙事学添加了历史指称的维度。从生存论的角度上说，这一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去探讨《圣经》叙事中的历史与虚构共同参与的对读者的世界的塑造。因此，这一理论能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现当代《圣经》研究中将历史与虚构对立起来的状况，为《圣经》诠释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arton, John.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Barton, 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rei, Hans W.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ddox,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Th. M.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lated by Ronald E. Hein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_\_\_\_\_.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_\_\_\_\_.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Schillebeeckx, Edward. *Jesus: An Experiment in Christology*. Translated by Hubert Hoskins.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Soulen, R. Kendall & 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4th ed. edition, 2011.
- Vanhoozer, Kevin J. *Biblical Narra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 Study in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y*.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ood, David. "Introduction: Interpreting Narrative." In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David Wood,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中文文献[Works in Chinese]

刘惠明：《作为中介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LIU Huiming. *Zuo wei zhong jie de xu shi: Baoluo Like xu shi li lun yan jiu* (Narrative as Intermediary: On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Theory). Guangzhou: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